

# 梁斌

LIANGBIN  
ZHUAN  
传

王洋  
田英宣

著



梁斌百年  
诞辰纪念

梁斌

(1914-1996)

当代杰出的人民作家，他一生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文学巨匠和造诣精深、风格独具的书法家、国画家。他的长篇小说《红旗谱》被誉为里程碑式的作品。他一生创作了长篇小说《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翻身记事》、短篇小说《夜之交流》、中篇小说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 梁斌

LIANGBIN  
ZHUAN

传

王洋  
田英宣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斌传 / 王洋, 田英宣著.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 - 7 - 5309 - 7509 - 1

I. ①梁… II. ①王… ②田… III. ①梁斌(1914 ~ 1996)—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3826 号

## 梁斌传

---

出版人 胡振泰

作者 王洋 田英宣

项目统筹 王轶冰 谢芳

责任编辑 谢芳

装帧设计 郭亚非

---

出版发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http://www.tje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6 开(787×1092 毫米)

字 数 380 千字

印 张 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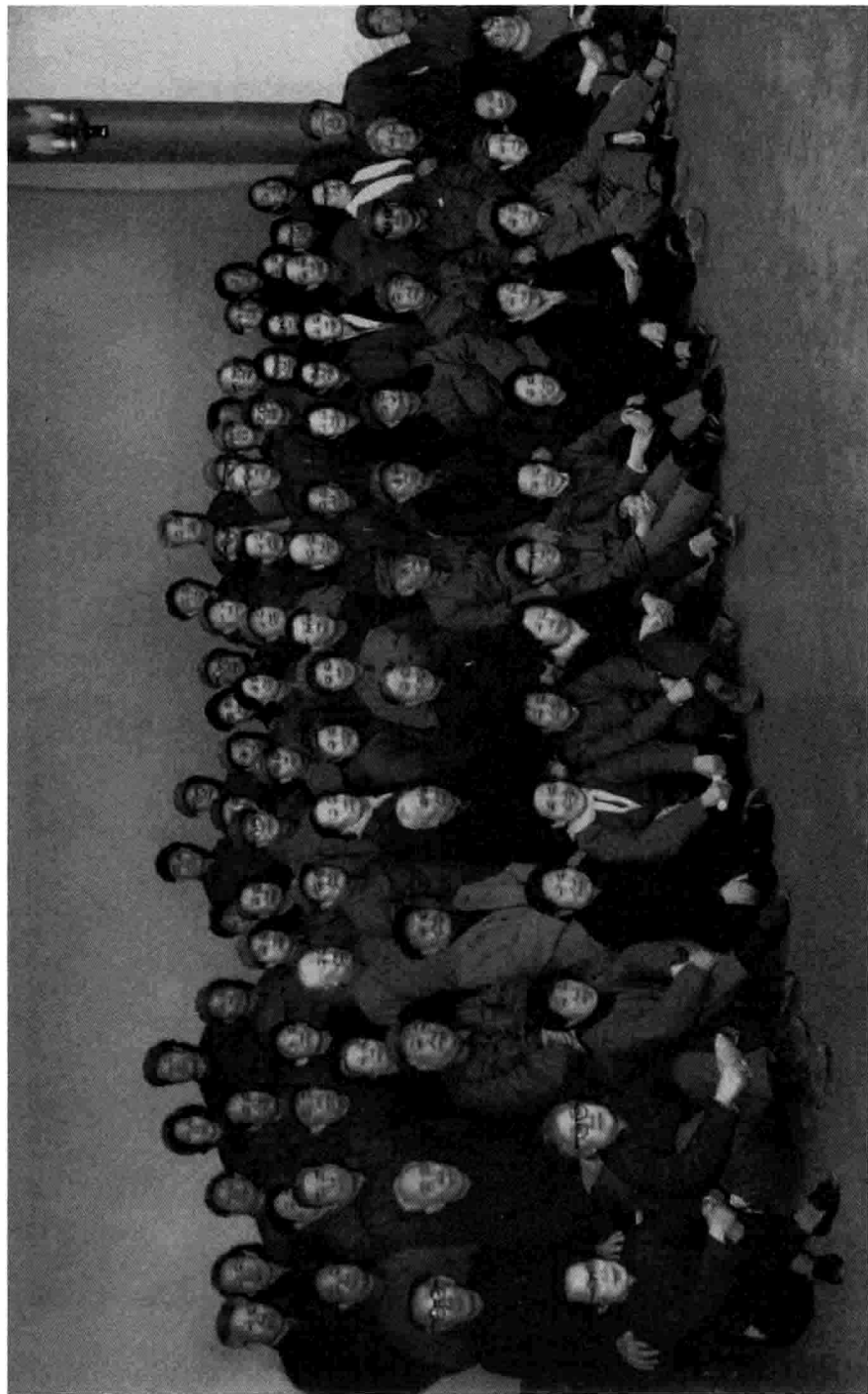
---

定 价 68.00 元





◎ 与夫人散帼英在襄樊合影



◎ 1979年在北京与冀中区党委和新世纪剧社部分老同志合影。第二排左起第四人依次为梁斌、林铁、程子华、吕正操等



◎ 1978年春,摄于家中书房



◎ 1992年在家中画室作画



◎ 和著名翻译家、文学家李霁野边散步，边谈天说地话文学



◎ 1986年春节，梁斌与挚友孙犁、路一、杨循合影





◎ 1985年自河北省离休返津时摄于石家庄



◎ 梁斌时刻不忘哺育他的家乡大地和人民，为村里的孩子们捐赠了上千册图书和电视机，并自己拿出50万元建起了梁庄小学。一个时刻想着人民的人，人民也想念着他。

## 前 言

梁斌是当代杰出的人民作家，他一生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文学巨匠和造诣精深、风格独具的书法家、国画家。

梁斌于1914年4月18日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家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少年起就受到革命文学的熏陶，是革命文学引导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7年，正值革命处在低潮时期，十三岁的他便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革命生涯。他积极参与组织农民开展反割头税斗争。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张贴标语，飞行集会，誓死抗击日寇，为保定二师“七六”学潮奔走呼号。学潮失败之后，他流亡北京，参加左联，一面博览世界文学名著，一面以杂文为武器，继续坚持斗争。1937年5月，他返回故乡，参与组织第一支抗日游击队，武装保卫家乡。此后，他一手持枪，一手秉笔，担任新世纪剧社社长和冀中游击大队政委，带领剧社，自编自导《爸爸做错了》《五谷丰登》《抗日人家》等多部话剧、歌剧，宣传革命，鼓舞群众，并培训农民文艺骨干，使一千七百多个乡村剧团活跃在抗日炮火中，这创造了世界戏剧史和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抗战胜利之后，他自告奋勇，随军南下，领导了新解放区的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工作，为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做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呕心沥血，创作出史诗性的系列长篇小说《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和《翻身记事》《一个小说家的自述》等作品，教

育并影响了几代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梁斌既是作家也是战士。他说：“我是六十年一贯制，为真理而战，为真善美而战，并用我的作品参与解放全人类的斗争。”他满怀激情地投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的铁窗下，还是在抗日的地道里；无论是在新世纪剧社的舞台上，还是在发动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中，他始终站在风口浪尖，与反动势力作艰苦卓绝的斗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旗谱》被宣布为大毒草，他遭到残酷迫害，也没能动摇他的理想和信念。他用要他交代“罪行”的纸笔秘密写作了长篇小说《翻身记事》，显示了他崇高的品格和凛然的气节。

梁斌的《红旗谱》被誉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是一部中国农民觉醒与奋斗的宽广壮丽的史诗；它强烈的民族风格和昂扬气派标志着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回归本土、回归民族文化的重大成就；它慷慨悲歌、燕赵风骨式的悲壮美别开生面，创造了审美新境界，独步文坛，鲜有来者；它所塑造的以朱老忠为代表的中国农民文学典型，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人物画廊，而且振聋发聩，至今巍然屹立，无可比肩。

梁斌的贡献，还在于他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翻身记事》，几乎全景式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艺术地再现了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力量，以他笔下人物的命运，展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艰难历程，揭示了中国农民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得到翻身解放，共产党也只有动员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投入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梦想这一真理。

梁斌的贡献，还在于他的文学精神至今烛照文坛。他是人民的儿子，他的创作是为人民的，他始终将自己的笔根植于群众的土壤之中。为了创作《红旗谱》，他舍弃了个人利益。他不顾个人安危，潜入敌后

采访抗日军民；为了“补上”土改那段生活体验，他放弃解放区安全的社会环境，毅然随军南下，率领工作组开辟新区；为了集中精力写作，他三次辞官不做，无欲无求，自甘寂寞，只事耕耘，不计收获，精益求精，死而后已。他将自己七部书的手稿全部无偿捐献给了现代文学馆。他说：“我的文学是为人民的，我的手稿也是属于人民的。”

梁斌的贡献，还在于他创立了红色文人画。他一生创作了八千多幅书画作品。他心怀天下，以人民忧乐为己任，所作每幅书画，几乎都承载着作为革命者的理想和寄托。他的书画作品继承传统，开拓新境，技艺独造。他的笔墨所获，大气磅礴，明快空阔，蕴含丰富，简洁鲜活。如专家所说，梁斌之作愚去智生，俗除清至，思维超常，特立独行，出于红色战士的信念，绘出红色革命情愫，形成了独具魅力的绘画语言和艺术风格。

梁斌精神、梁斌文学、梁斌艺术，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纪念梁斌百年诞辰的时候，我们重温他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回顾他所走过的生活与创作的道路，深感研究、学习和发扬梁斌文学精神对于繁荣文学创作的必要。这就是今天我们邀请专家学者，校订编辑《梁斌全集》《红旗谱》纪念版、珍藏本《一个小说家的自述》《梁斌传》和《百年梁斌》的动意。我们希望当代青年，特别是文学青年，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地了解梁斌，了解梁斌的作品，因为梁斌的作品中大写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由于水平所限，我们的工作或有不全面、不完善之处，恳请海内外专家，四方友人，不吝教正。

天津梁斌研究会

2014年2月

# 序

李希凡

梁斌，是我尊重的作家，《红旗谱》更是我爱读的作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还曾写过几篇文章评论《红旗谱》的艺术创作，而且也曾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和心理去北京西郊农科院后院拜访过梁斌同志。那是1958年，时值盛夏中午，暑气蒸人，而梁斌却正在这后院散步，大汗淋漓。后来知道，他这时正患着严重失眠症。那是两间简陋的居室，我们在堂屋交谈，室内还传出幼儿的哭声，显然梁夫人还在产假期间，这是临时住所。在交谈中间，梁斌同志还给我打开了他随身携带的一个小皮箱，那里存放着《红旗谱》长篇系列的第二部《播火记》和第三部《战寇图》（即后来出版的《烽烟图》）原稿，我不知那已经是第几稿。

从梁斌处回来，总算开了点儿窍，稍微了解了一点儿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创作过程，就写了那篇《漫谈〈红旗谱〉中朱老忠的形象创造》。意犹未尽，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又写了《朱老忠及其伙伴们》和另外几篇短文，虽然自觉尚不能完全说清楚我的看法，但也有过想看完《播火记》和《烽烟图》的期待。《漫谈〈红旗谱〉中朱老忠的形象创造》一文，我并没有收辑在现代文学评论集里，而是把它辑在《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一书里，并在“后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此文“所以放在这本集子里，这正像那篇文章里所分析的，我认为，作为一个文

学典型，朱老忠的性格，在革命的气质上是和古代农民革命的英雄人物，有其相通之处的——在他的性格里，融贯着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经历。应该说，朱老忠的形象，是对历史上革命农民典型做的一个‘小结’。他们为什么失败，朱老忠又怎样走上新的道路，朱老忠的性格发展，是可以反映出这个历史的”（《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第372页）。

这段啰里啰唆的话，本意是想说明《红旗谱》与朱老忠形象的里程碑意义，但由于我对梁斌同志的生平和《红旗谱》的创作过程毕竟没有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就没有勇气把观点阐释得更明确。从这一点，我就要感谢王洋她们的这部《梁斌传》，它补足了我的缺憾，给了我极大的满足。

鲁迅曾经说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这是很高的要求，也是“论文”的高境界。我看过不少现代人的传记，包括最近看过的《王国维传》、《胡适口述自传》、《老舍评传》等，虽然各有各的特点，却有的还是侧重于人（生平概述），有的侧重于文（学术建树），不大能看出“全文”、“全人”和“社会状态”的融会贯通，总是使我感到有点缺憾。前些天，梁斌文学研究会原会长宋乃谦同志来电话，谈及南开大学有位女老师写了一部《梁斌传》，希望我给看一看，能否写篇序。很快，我就在家里接待了本书作者王洋。在我这八十岁老人眼里，她实在是太年轻。这首先给我留下了好感。当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革命文学（即“文革”前十七年文学）被一些人，包括某些“名大学”、“名教授”，“弃如敝屣”的今日文坛，居然还有中青年下大工夫为十七年的“代表作家”写传，这使我深感欣慰。我本是一个因糖尿病而眼底出血的老人，按医生的要求，每天只能两小时看书报，中间

还要休息二十分钟，这对我自然是苛求，只要活着就无法做到。何况王洋同志自我介绍，她是搞对外汉语教学的，《梁斌传》是她在学校承担的一个研究课题，如她在本书“后记”中所说：“我从未见过梁斌本人。我是在实地调查、资料搜集和大量采访过程中，确立传主形象和对其产生越来越多的敬仰之情的”。这更加唤起我的好奇心。《梁斌传》，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根本顾不上医生规定的时限了。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这是鲁迅谈到“革命文学”时的一个比喻——“我以为根本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梁斌传》，自然是为写“革命文学”的“革命人”作的传，尽管作家曾经有过自叙，有过阐述《红旗谱》长篇系列创作过程的文章，为写传提供了多方面的线索，但是，读过《梁斌传》的人，确信这本传记“是在实地调查、资料搜集和大量采访过程中确立传主形象”的。它不仅“顾及”了梁斌的全部文学作品——《红旗谱》长篇系列、《翻身记事》与梁斌的书画创作，以及它们的写作背景，也“顾及”了梁斌的“全人”——他的八十二年的人生轨迹。《梁斌传》共分十章，从第一章“家世与童年”到第十章“大地之子”，那就是梁斌的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作者不仅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写出了时代精神光照下的梁斌的成长，而且通过大量的调查、访问，全面地、生动地反映了梁斌作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品质和个性化的人格魅力。作者还非常善于将调查采访和作家的艺术思维联系起来，发掘《红旗谱》长篇系列中人物原型的素材来源。《红旗谱》中的那些深刻感人的农民形象，如朱老巩、朱老忠、严志和、朱老星、伍老拔、老驴头、老套子，也包括春兰，可以说，无一不能在梁庄的邻里乡亲以及梁斌所接触的农民兄弟中找到他们的影像和“事迹”。只不过在梁斌的笔下，他们的形象性格更集中，更

典型，更富于个性的亮彩。姑且不说朱老忠，譬如春兰，这位在梁斌笔下爱情坚贞、向往美好生活、大胆叛逆的农村美丽少女的形象性格，显然与《梁斌传》第一章“家世与童年”中所描绘的“瓜棚月下儿女情”中那位青梅竹马的蕊珍有关。作者在这段情节中虽然没有说明它和《红旗谱》中的春兰有什么关系，但它的生动的描绘，它的浓浓的童情稚趣，却使读者很自然地联想到小说中运涛和春兰的那节“瓜棚月下儿女情”。特别是梁斌把自己少小书法写出“革命”两字的细节，概括在春兰的火热的性格表现上，更升华了春兰富于浪漫色彩的个性形象。像这样的情节和细节，作者在调查、搜集和访问中把它们发掘和记录下来，可谓多多，实有助于广大读者对梁斌艺术创造的深刻理解。

《梁斌传》叙及梁斌“少小”就萌生过“作家梦”，青年时期曾闯荡北京，在北方“左联”旗帜下拿起笔进行战斗；抗战爆发，梁斌又和他的父老乡亲一起，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他始终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冀中平原、太行山麓。共产党、八路军，打击日本侵略者可歌可泣的多少英雄业绩，在这里闪烁着历史的光辉。它们都曾是梁斌亲历，但这不只没有改变梁斌少小萌生的“作家梦”，而是更加提升了他的理想和愿望，因为他梦想写的书就是“关于家乡人民的书”。而抗战八年、解放战争三年极端惨烈的战争环境，共同战斗的军民鱼水情，使他们对他们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梁斌虽然担负过多种领导工作，甚至当过游击队队长，但时间最长的还是新世纪剧社社长。梁斌并未因此而中断他那个“作家梦”，《梁斌传》的作者在描写这段长长的经历里，敏锐发掘了梁斌在生活中点滴素材的积累，创作的尝试，民族语言的搜集和冶炼……《红旗谱》在酝酿中。

《梁斌传》作者用第七章写了梁斌关于《红旗谱》的创作过程，并将其命名为“生命之歌”，这既是作者对梁斌“全文”、“全人”的由衷



的赞美，也是作者对梁斌创作《红旗谱》系列长篇小说的审美评价，诠释了梁斌的“作家梦”不是为文学而文学，而是为了写出他家乡农民的苦难和抗争。当然，梁斌绝不是一般地写农民的生活，正如他在《我怎样创作了〈红旗谱〉》中所说：“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阶级斗争。”在他脑子里“生活了二三十年的人物”——朱老巩、朱老忠、严志和、朱老星、伍老拔、老驴头、老套子等，尽管各有各的生活思想状态，而且形象丰满，个性鲜明，但他们都生活在锁井镇，生活在大地主冯兰池的阴影下，可这世代血仇并没有使他们屈服。《红旗谱》的“楔子”“平地一声雷”，虽然写的是一场农民斗争的悲剧，但却何等震撼人心、余音缭绕……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故事，仍留在四十八村人民的记忆里。一个短短的“楔子”，正寄寓了千百年来农民抗争史的“刚强之气”，而当朱老忠率大贵、二贵从关外归来、高声吆喝，扬鞭驱马奔过冯老兰家门时，连凶霸多年的冯兰池（冯老兰原名），也知道一场新的斗争开始了。朱老忠归来的名言是“出水才看两腿泥”，“冯老兰就是像一座石头山压在咱们身上，也得翻他两过子”。历史是悲壮的，朱老忠和他的伙伴们，虽然各有其血泪的经历，但他们仍然在续写着斗争的谱系。

南方革命军势如破竹，而蒋介石的叛变、血腥镇压，已使工人阶级、共产党人改变战略，深入到北方农村，唤起了广大农民的觉悟。反割头税、二师学潮、高蠡暴动……在梁斌笔下的《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以及活跃在小说里的朱老忠和他的伙伴及其新生代的子女们，虽然有流血牺牲，有苦难，有失败，却充溢着英勇奋战、不甘屈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尽管《红旗谱》系列并没有写到最惨烈的抗日烽火年代，但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斗争，正在书写着新的历史，为有关民族存亡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梁斌传》把